



“温州动车惨案”与“天安门自焚伪案”

“温州动车惨案”发生一个月了,这一次,在国人的议论中,我们发现,连最温和的中国人也对中共的草菅人命,表示愤愤不平了。说实在的,这种愤懑,早在十年前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发生时,就应该表现出来。可惜,那个时候,大多数中国人被中共所欺骗,尽管欺骗的手段是那么的拙劣。

当我浏览“温州动车惨案”的相关新闻时,有一张照片给予了我最为强烈的触动。这就是小伊伊躺在病房里的照片。我要说的是,小伊伊生还的所谓“奇迹”后面有着真正的“奇恶”——中共可以残忍到如此地步,竟然在八九个小时后就宣布停止搜救,将众多的比小伊伊有抵抗力的人们活活的埋在“温州动车惨案”事发现场,为中共“修理线路,恢复通车”毁尸灭迹。

这真是让人错愕不已。但是,我们想想十年前的“天安门自焚”,中共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为了对无辜的修炼法轮功的群众扣帽子,不也采用了相同的手段吗?

早在二零零一年八月“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向联合国会议提交了“天安门自焚案”的分析录像,并明确指出这一自焚事件是由江泽民当局精心策划的谋杀。录像带显示,被中共媒体称为自焚而死的刘春玲身上的火焰已经基本熄灭,突然,有人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春玲随即倒地,一条状物快速弹起,从死者脑后飞出数米远,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

那么谁是出手打击的人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可以看见挥动的手臂接近刘春玲的头部,穿着军衣的武警正走向镜头前面,在他身后,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然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的姿势。

活埋民众,中共的目的是毁尸灭迹,压制舆论,通车维稳;谋杀刘春玲,中共的目的是害命灭口,欺骗舆论,诽谤法轮功。事件中虽然受害者数量有多有少,但是两件事情在暴露中共的极端残忍方面并无差异。



左图/小伊伊躺在病房里的照片 右图/央视《焦点访谈》中的“自焚者”小女孩刘思彤被包裹得严密。烧伤部位不能用绷带包扎,因为违背医疗和生活常识。同样是接近病房里的小孩子,为什么小伊伊身边的护士要带上厚厚的口罩,而刘思彤身边的记者却没带呢?

我仔细观看小伊伊在病房里的照片时,不禁联想到刘思彤的那张照片。两相对照,不觉又一次的惊诧了。同样是接近病房里的小孩子,为什么小伊伊身边的护士要带上厚厚的口罩,而刘思彤身边的记者却没带呢?

小伊伊的医生解释道:“血脉不通畅的小伊伊的小腿,就象是一堆死肉,久而久之,加上天气热,最高的时候有五六十摄氏度,这样就产生了毒素。”如此说来,在这种情况下,是必须采取避免感染的措施的。对十年前被中共宣称重度烧伤(烧伤面积达40%)的刘思彤,医生是这样解释的:“象这样的病人,他们最大的危险就是细菌感染。那么感染休克就是大面积烧伤病人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在世界所有现代医院里面,都要把这种病人放入一个特殊的环境,特殊的病房,完全无菌的一种状态。”然而,奇怪的是刘思彤身边的记者既不穿隔离衣、也不戴口罩,就拿着话筒近距离的采访这个大面积烧伤的小孩。从医学的角度来讲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就只是这记者说话所带的飞沫,里面大量的细菌就可以对小思彤的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小伊伊的照片与刘思彤的照片对比如此鲜明,让人感觉仿佛是对世人的一个特别提醒,提醒我们“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制造的一个“伪案”。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英文纪录片《伪火》,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和对黑

幕的曝光获得第五十一届哥伦布国际电影节荣誉奖。该片详细的分析天安门自焚案重重疑点。

中共喉舌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关于自焚事件的报道充斥着拙劣的造假。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 20 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自焚突发事件。自焚者王进东被烧成重伤,头发却完好,两腿间盛着汽油的雪碧瓶完好无损。造假之处还有许多,在此不一一详述。这些都说明,自焚是中共炮制的伪案。

“天安门自焚伪案”与“温州动车惨案”已事隔十年,十年过去了,中共欺骗民众、鱼肉百姓的本性有增无减;十年过去了,民众反中共迫害的群体事件也风起云涌。全民反迫害的局面正在形成,让我们不要袖手旁观,抓紧时机,从三退(退党、团、队)开始,做出明智的选择吧。◇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

天安门“自焚”是导演的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2001年初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二零零八年，被网络誉为中国最清澈温暖的声音、被音乐界评为民谣组合中第一名的“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成立十年了，于宙作为鼓手兼口琴师加盟此乐队也已经十年了。这一年年初，他们和著名的音乐频道 Channel[V]签约，并制作完成了第一个MV《我的家》。就在乐队的成绩蒸蒸日上之时，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悲剧……



消失的天籁

据明慧网消息，于宙，一九六六年出生，北京法轮功学员，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是乐队“山谷里的居民”的鼓手、歌手。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晚十点左右，在演出结束后与妻子许那驾车返家的途中，行驶到北京市通州区北苑的杨兼庄路段被警察拦截，进行所谓“奥运搜查”。警察发现于宙和许那身边有一本《转法轮》，就无理地将他们抓到通州区看守所。十天后，二月六日，大年三十，家属接到探视通知，被要求火速前往清河急救中心。

家属赶到时，病房内外到处都是警察和便衣，他们拿摄像机对着家属猛拍，还恶狠狠地提问，制造恐怖气氛。家属看到于宙的身体覆盖着白单，戴着呼吸罩，眼睛半睁着，黑色的瞳仁似乎还在看着家人，要告诉他们什么。家属摸了一下于宙的腿，已冰凉。

看到亲人不明不白地惨死，于宙的家属向警察质疑，警察们却把家属推到病房外，威胁说敢闹事就把他们全家围起来。从家属进入病房到被推出门外，前后不到两分钟……家属提出自己请医生进行尸检，遭拒绝。为了掩盖罪行，公安逼迫家属马上火化遗体，还威胁“不许走漏风声”。

此后警察不断地骚扰于宙和许那的亲属。许那的父母和妹妹也被抄家。许那没能见到于宙最后一面，她一直遭到非法关押，被非法判刑五年，至今仍在监狱遭受迫害。

直到今天，没有人知道于宙在北京看守所里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一名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所听到的于宙被迫害致死的一点消息：

我是北京法轮功学员。零八年，中共以奥运为借口迫害法轮功学员，我也遭绑架。在遭非法关押期间，我听到一名曾在通州看守所关押的刑事犯讲到通州看守所在奥运前迫害一名叫于宙的北京法轮功学员，于宙好象被抓第十天就被折磨致死了，这个刑事犯讲到“此事太大”，“一旦被曝光那几个通州分局的警察就会被判刑”，而且还说：“一个直接负责的管教姓董，据说是北京的‘优秀警察’”。他还说：“通州看守所草菅人命，还封锁消息，说于宙是病死的，但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被虐待死的。”他还说他认识直接参与虐待于宙的犯人，但不能告诉我。

我走出魔窟后，看到明慧网上报道的于宙被迫害致死的文章，心里很难过，中共居然以奥运名义迫害修真、善、忍的好人，象于宙这样优秀的人才被虐杀，中共的邪恶本质由此可昭然天下。我把所知道的于宙遭迫害的一些情况写出来，希望知情者能提供更多的信息。◇

退邪党 福运来

在中共的独裁统治下，现在中国的大部份老百姓过得很苦。老百姓中的一些聪明人把致富的希望转向了国外，他们想方设法凑钱出国打工。

昨天，我走进一个办理出国劳务的中介所打听点事，只见那个中介代理认真的对一个客户说：“如果你出国后想在哪个国家留下，你就说你是炼法轮功的，他们就会保护你。在哪个国家法轮功都受保护。外国人看法轮功可不象中国人那样，出去你就知道了，中国人都被共产党忽悠傻了。”他还说：“如果你想有合法身份，出去后最好告诉人家不跟共产党走，把党团退了，那样你就麻烦少多了。”

这也使我想起了前年我外甥出国的事。我的外甥是一名退伍军人，在家过够了穷日子，想出国打工。把亲戚都借遍了，总算凑够了出国的费用，可是一年了也没办下来签证，钱交上了也要不回来，这一年真把全家人愁坏了。一天，给他办理出国手续的老板突然问他说：“你是不是党员？”我外甥说：“是啊！”老板眼睛一亮说：“这就对了，难怪给你办就这么不顺呢，它就是晦气，要不你早就出去了。”

第二天外甥就来找我把我党退了。以前我曾劝他退，他并不相信，这次他痛痛快快地主动找来退。

就在三退（退党团队）后不久的日子，外甥顺利的出国了。现在他在国外干的很好，一年能挣十多万。他心服口服的相信了三退真能给人带来福气。◇

三|言|两|语|

究竟谁在“破坏法律实施”？

中共江氏集团在陷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时候，千篇一律用的都是《刑法》第三百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那么谁是邪教？其罪名是怎么来的？

事实上，利用“邪教”罪名打击信仰团体是违法的，也是站不住脚的。信仰自由是全世界公认的基本人权，即天赋人权，也就是说不管“信什么”都不违法，任何人无权干涉。那么一个政府有没有权力、有没有必要将某种信仰定义为邪教？如其“下定义”不就是为了加以限制打击吗？，那还叫信仰自由吗？所以西方民主国家从来没有定义某种宗教为邪教。因为法律不能追究“思想”原因；只能追究后果“行为”。其实是“正”是“邪”，取决于信教的人们自己去感知认定，是邪教必然没有市场，是正教压也压不住，法轮功在中国遭受打压十二年了，但却由当初的十几个国家弘传至一百一十多个国家，这是中共政府能管得了的事吗？因此随意的给其“下定义”本身就是干涉别人的信仰自由，这不正是自己在“破坏法律实施”吗？